

續後漢演義

第九十一回 大將平齊賓仰伏

第九十二回 元臣述疏論興亡

却說耿弇兵渡過河先攻祝阿費敢披掛上馬分兵列陣叫漢兵搦戰陳俊出馬敢曰無名小將敢來對陣星忙快退叫耿弇答話陳俊大怒罵曰村呆匹夫不識陳將軍之名故來投死言罷激若雷霆挺槍飛出二人相交約戰十合費敢敗走陳俊赶上混殺一陣費敢大敗引數百殘兵走奔歷下而去耿弇收軍進攻巨里却說費敢走至歷下入見兄邑謂曰頗奈漢軍部內一將自言姓陳甚是驍勇弟與約戰十合槍如飛雨殺我將卒占我城池弟故敗陣走回吾兄將何治之邑聞大驚急將五萬大軍遣敢把守巨里敢別上馬引兵而去耿弇行將至近使卒多伐樹木揚言填塞坑塹以險其軍數日有降者進謂弇曰邑聞將軍攻此必來救援將軍可謹備之弇曰然也遂嚴令軍中急修攻具曉諭諸部言後三日當盡力進攻巨里人報知邑邑至日果自引精兵三萬來救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之耳今果來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耿弇自引精兵於山岡坂上排陣搦戰兩軍相遇費邑出馬高叫漢將不怕死者對陣耿弇出馬謂曰山溪水漲洶湧浮波及至大海則無寬處汝乃一村傭俗子豈能扶寇而成大事費邑大怒挺戈直取二人交馬未及三合費邑敗走弇催軍趕陳俊等一齊掩殺邑軍自混走者各相踐足死者疊墮山溝邑望北衝走被耿弇截住大喝一聲斬於馬下餘卒悉皆逃散弇遂收軍將令費邑首級曉示巨里城中城中軍見各驚怯懼費敢登城謂弇曰吾願拜降將軍肯休兵否弇曰汝若肯順保爲重用敢曰欲開城獻恐將懷恨而見斬首弇曰大人說話豈有戲耶敢遂開門出接跪伏馬前告曰小將罪該萬死望將軍憐宥耿弇大喜下馬攜起同入城中安撫百姓頓歇軍兵

有詩爲證 駿馬星馳踐北沙劍揮光影掣金蛇奸窮望絕無烽火化作祥煙繞帝家 時張步建都於劇令弟張藍分兵二萬據守西安令都太守合萬餘人共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地卻說耿弇合費敢守巨里自引衆將進兵壽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傳令諸將曰汝等竭心相護後五日且攻西安成功之後各有褒封衆將俱諾願死相助遵令各歸帳部有人報知張藍藍大驚卽會諸將謂曰耿弇欲攻吾城汝等須謹防禦衆將聽令日夜禁守至期夜半弇令軍卒飽食上馬而行次日天曉至臨淄城近護軍荀梁等進謂弇曰將軍宜速攻西安莫使彼思謀就難復破之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防備今臨淄不覺可先攻此陡見吾等兵至必自驚亂半日可破矣若攻破臨淄西安孤弱又且張藍與步隔絕不能連救若知必然亡走歸劇豈不擊一而得二也若先攻西安其城堅固一時難克累與加兵死傷必多縱然拔之藍引軍奔還臨淄合兵共勢吾等反被其挫觀人虛實而下則可取勝衆將聞言乃曰將軍真神算也弇遂令陳俊引兵五萬埋伏城西山下彼敗必從西望東奔走再令荀梁領軍二萬於西山高阜處探望若其將至舉旗爲號陳俊伏兵齊起截住去路吾等後襲可擒此賊衆將各遵去詔是日耿弇親發大軍二十餘萬分作五隊而進至城下排列陣勢叫小寇擗戰步弟張壽見漢兵圍擊慌忙無措急引精兵十萬披掛上馬出城迎敵兩軍相對耿弇出馬謂壽曰小將能知死乎張壽罵曰匹夫小寇有何高見敢言大話兩合陣前碎屍萬段耿弇大怒提刀直取二人交馬約戰數合張壽敗走耿弇率軍追趕壽見勢迫棄城從西而走荀梁見其將近忙將旗幡一展陳俊伏兵齊出大喝一聲當頭截住張壽欲回後走耿弇趕上前後相攻衝陣大賊壽欲拼死撞出陳俊躍馬趕近望張壽脇下一槍刺於馬下殺死衆軍不可勝數餘卒皆降弇遂鳴金收

軍入城安歇張藍聞知大懼遂引眾將合城奔劇而去人報知耿弇大喜曰果遂吾意卽傳令軍中不可妄  
攻劇下若張步至則取城以激之却說張藍走奔至劇入見兄步哭訴前情張步大驚嘆曰吾自起兵據東一  
十二郡未嘗傷失今逢此賊殺我手足佔我縣地不由人不惱言未訖有人報曰耿弇據城又欲與大王爭鋒  
兵馬都已整備王何拒之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形十餘萬眾吾皆削其營而破之耿弇兵少於彼又皆疲勞  
困倦何足懼之言罷與弟張藍張弘及大彤首將董異等兵共二十萬眾卽起攻弇行至臨淄大城裏分兵布  
陣弇知先引眾將出淄水之夾遇董異欲戰乃思挫其銳則步不敢進故示弱以長其氣遂還軍歸小城陳兵  
於內引其入戰張步見弇退兵乃曰小將豈敢當大陣見吾一至忙退還歸遂乘勢速兵而進兩軍相遇劉歆  
出馬謂步曰村賊尚不知死還敢率兵對陣今當拿住斬首革屍步曰蛟龍淺水遭蝦笑汝乃一無名小寇不  
禁三合之敵敢自誇口急退叫耿弇對陣劉歆大怒挺槍直取二人交馬共戰十合不分勝負弇正於齊王宮  
中環臺之上觀望見歆步交鋒急下引兵助殺與陳俊等分兵兩路而進衝入陣中攪殺步軍大敗各相混戰  
張藍望東突走陳俊當住戰不兩合被俊一槍刺於馬下張弘望見躍馬來救陳俊奮身轉馬望弘騰後一槍  
被其躲過復馬再戰三合弘敵不住撥回奔走劉歆攀弓赶上望弘奮射一箭穿入口中墜馬而死眾軍大敗  
張步引兵退走耿弇等一齊追殺趕至東城下張步見追漸近急扯弓撥馬望耿弇一箭弇以刀急挺開躍馬  
赶上二人又戰十合陳俊劉歆兩下夾攻步衝出走陳俊欲趕弇曰不可今日兵馬勞傷明日再戰遂令鳴金  
收軍安歇是日漢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親引大軍來救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雖敗一陣兵馬猶盛吾等且  
閉營休士以待上來步曰乘輿且到臣子當繫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俊謂步

曰匹夫早下馬降保爲重用莫待擒拿斬首悔無及矣步罵曰小人苟得一勝則自矜誇今日再決方顯輸贏  
言罷二人交馬共持十合不分勝負耿弇出馬一齊掩殺征雲蔽日塵土遮天自早交兵至晚未罷殺傷無數  
城下溝塹伏屍填滿弇知張步困乏乃退兵伏於兩傍以待其出夾攻剿殺步見弇退軍盡果引殘兵出走耿  
弇將旗一舉伏將齊起挾殺步軍丟旗棄鼓各逃奔散弇等諸將追至鉅昧上八十九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  
二千餘兩步還劇都而去弇亦收軍頓歇有詩爲證 連日干戈擾塞疆可憐士卒喪丘荒無端百舌枝頭鳥  
故向春風鬧夕陽 卻說漢帝駕至臨淄弇等皆出迎接入城坐定弇等諸將一齊參見禮畢帝謂弇曰聞卿  
與賊交兵未能取勝朕親來相助以代卿勞弇曰臣領陛下勅旨討莒賊寇惕惕於心但不能智理天下致主  
優游今托陛下洪福賊盜俱平惟張步敗逃劇去容臣再討帝聞大喜謂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  
祝阿以發跡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彷彿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猶勝於信也又田橫烹酈生及  
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讎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以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  
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言訖遂令設宴大會羣臣賞勞諸軍至次日耿弇復  
進軍攻劇張步知急披掛上馬引兵出城迎敵兩軍相對耿弇出馬不與打話令卒擂鼓二將交鋒約戰十合  
張步敗回本陣欲進入城陳俊截住又交十合耿弇衝陣混殺張步大敗急引殘兵拚死殺出奔投平壽蘇茂  
聞知卽將萬餘人馬來救帝遣告聞步茂若能相勦來投降者封爲列侯千金賞賜步聞暗思漢兵勢大吾身  
孤力寡豈能與敵莫若拜降免勞軍卒遂夜入帳斬茂首級至弇軍門肉袒負斧請降耿弇大善遂令前行人  
據其城樹起東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立各郡旗下衆尙十餘萬人輜重七十餘兩遂奏帝封步爲安丘侯其

餘皆罷遣歸鄉里，復引兵進攻咸陽。其五校餘賊聞奔兵，至望風降伏。於是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却說陳豨一日問於班彪曰：「往昔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方定。實乃蘇秦張儀縱橫之術，而致王興吾。今欲効以行之，可乎？」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周爵五等，則諸侯從政，而本根既微，枝葉强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則傷及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引領而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懼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百姓謳思景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豨曰：「汝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是但見愚人紛紛，並與劉氏驅立。若此之故，而謂漢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拾之，時民復知漢可興乎？」彪見其強辯不聽，乃作王命論以諷之。論曰：「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與稷契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之符，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也。夫饑饉流隸，饑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離阨，曾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烹醢，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闡好天位者乎？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必得天下，遂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事決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提擢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

策畢舉此高帝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  
學悟超然遠覽淵默深識收陵襲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臣班彪頓首百拜  
謹奏論上 隗囂接論讀罷謂曰若卿之論則古之帝王皆有預卜而後興乎遂不聽所言退殿而去彪見屢

諫不從私避出城奔往河西令人報知竇融融遂出接邀入衙廳施禮二人坐叙融曰遠勞賢士下顧必有事  
否彪曰爲屢諫囂賊不從故私離郭竟來佐輔賢宰望納爲用竇融大喜謂曰吾心久欲東向奈以河西隔遠  
如之奈何班彪曰大丈夫當磊磊落落決意而往不可疑貳以墮其志今漢帝威儀德著仁智待人誠所謂有  
德之君也賢宰深明才略博覽古今決禍亂察廢興運猶反掌豈可久淹自溺而不見用於世昔惠王幣聘孟  
子千里而來況此東郡界乎竇融聽罷大喜因留宿帳中共畫籌策甚愛敬之却說隗囂爲人奸佞詭詐百端  
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一日與辨士張玄議曰吾欲效儀秦之術無是人欲托賢士往河西說連竇融合兵共勢  
公意若何玄曰臣但無儀秦之辨合縱之謀君既有命豈敢畏憚而違哉遂拜別上馬隗囂送出郭外分首張  
玄行至河西令人帖報竇融迎入施禮退堂坐叙問曰賢士來者何意玄曰此來非別特爲賢宰興業融曰吾  
乃一庸才耳豈當是任縱能興舉則勢力不及張玄曰賢宰不可疑貳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  
興之効今卽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且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  
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竇融聞言沉吟未決乃曰待吾思之張玄遂別而退融乃召衆豪傑  
及諸郡太守計議其事內有識者皆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  
子雲夏賀良等發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

秀當爲天子衆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眞汝主也此皆近暴著習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今纒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兵甲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則未能當也竇融聞言甚喜遂與諸郡太守小心精詳從容決策東向五年夏月遣長史劉鈞奉書詣赴洛陽却說漢帝聞河西之地民居稠密財富充盈又且連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隗囂一日遣使齎書遣融途遇劉鈞卽與俱還見帝具說其事帝聞大喜禮饗鈞畢乃遣劉鈞齎持璽書回賜竇融鈞辭帝出朝駝馬回至河西入見竇融將璽書呈上竇融接視書曰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績守邊五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富殷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奈道路隔塞恒恒何已蒙遣長史奉書所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冰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俱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所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以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併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嚮教尉佗制七郡之討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授爲涼州牧便宜軌言 竇融讀罷大喜自璽書一至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融卽遣劉鈞齎書詣京見帝書曰 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應將軍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嚮尉佗之謀竊自傷痛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奸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業已成之基求無益之利此三者雖聞狂夫猶知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道同產弟友詣闕口陳伏冀親慈俯垂

鑒 帝覽書大喜嘆曰竇將軍誠有忠心於國也卽令鈞使回報合會進兵鈞遂拜別上馬而回行至河西入  
見竇融具說前事融深知帝意乃遣使齎書至隴右責書曰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啟會之  
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  
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聞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交亂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爲橫謀百年累之一  
軀毀之豈不惜乎始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離兵散易以輔人難以自  
總計若失路不返聞道猶述不南合子陽則非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強恃遠救而輕近敵未有見其利  
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微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  
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遺伯春垂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  
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疾之恥未愈哭泣之聲尙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  
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聞之頓惕寒心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  
宜實難愛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 曉書覽書讀罷沉吟半晌竟不從常  
自矜已飾智母比西伯之熊其將王元常以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遂進問書曰昔更始西都四  
方響應天下嗚呼謂之太平一旦敗壞大王況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  
驅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精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  
秦繆迹表襄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蓄養士馬據隘自守曠  
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國王不成其弊猶足以羈要之魚不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蒿蘭言甚喜卽依元

計而行遣人入恃然其險隘欲車制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

總評

按耿弇為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少挫其銳真古名將今日東隅不靖安得才智如將軍者為國家吐氣哉邱壑中人日引領望之 識時勢者呼為俊傑若隴畝者可謂明於料己而暗

於料人者矣師心自用豪傑解體即有山河之險何足恃哉

第九十三回

忠臣一示難存體

第九十四回

賢士三徵不屈名

御說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異自以久在外不自相安遣人洛陽上書言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

許後有人上章奏帝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皆號異為咸陽王帝聞奏恐有變即將所奏之章遣使齎入關

中示異 關中遭赤眉之亂民不聊生馮異一朝破賊即撫恤黎民庶士不皆塗炭之中而登春臺之上也當時

如慈父之於孝子而無錙錙之較所以中興功人皆享祿終身觀西漢之初高出雲霄之上矣 異見惶懼不安乃修書一封遣人詣京拜謝書曰 臣本愚生

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

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迷惑於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瀕涸之中尚不敢過差而況

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勅遂自終始今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

知臣愚性固敢因祿自陳 帝覽書視畢恐其不安乃令人下詔以慰之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

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月異還京師入朝見帝朝君畢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

定關中言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與異謂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泔河饔飯厚意久未能報異稽首

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鈞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帝大喜遂與定議進兵圖蜀留十餘日令與妻子同還西夏而去有詩爲證 別君征戰已三年夜

夢陞朝奉聖筵今日笑蒙恩賜返西風萬里著歸鞭 卻說漢帝思慕嚴光自與昆陽別後未知流落何地朝

夕縈繫不能息已一日登殿文武朝罷下詔徵之及處士太原周黨使者齎詔過界覓訪不見光於何地惟周

黨隨聘至京入朝參拜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不就職任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

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就車及陞見帝周黨不屈伏而不謁僣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

能死君鈞采華名安得赴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如不臣則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

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備發者聖帝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

禮亦各有志焉今言情賜周黨緞帛四十疋罷之還鄉復思嚴光未至乃令圖畫影像曉掛各州有能尋覓者

賞銀四十後齊國一人詣京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於澤中活似圖像一般近臣奏知帝王帝疑是光卽召

齊人至殿賞銀四十齊人頓首拜謝而去帝令安車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帝聞光至卽駕車遠迎接入外館

施禮坐敘問別之情話畢光臥不起帝卽其臥以手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

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次日復召子

陵入殿敘論舊故相對數日因與共床偃臥光足加帝腹之上帝任所意並無憎惡之心待子陵可謂至矣

故明早太史趨殿奏曰臣昨夜觀天象見有客星犯入帝座甚急恐生不測帝聞奏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同

衾臥耳有何礙焉太史卽退而去帝召嚴光至殿謂曰朕欲拜生爲諫議大夫扶佐國寡生意若何光辭曰

關守素志耳陛下何苦逼為帝見光苦不從乃賜黃金百兩緞疋五車送出還鄉光曰臣以貧士居處要此何  
用焉未不受遂與拜別去耕釣於富春山中壽八十終於家後人名其釣處號曰嚴陵灘有詩為證 世祖憂  
懷切訪賓安車三召駕蒲輪從容畫問名難屈甯作荒臺齋釣人

第九十五回 為國運籌書數讓

第九十六回 拯危決策將俱降

却說馬援數以書記責備於囂囂反怨援背已得書增惡遂發兵拒漢援乃遣人詣京上疏陳己之哀疏曰  
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由聞之夫居前不能令  
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  
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諂以非  
義而囂自挾奸以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得詣行在所極陳願進愚策則退  
就隴畝死無所恨臣馬援誠惶誠恐頓首百拜謹奉表上聞 帝覽表讀罷嘆曰馬生誠心於我豈可以二待  
乎遂遣使召援入國議事援即隨旨赴京思忠子漢竟不願為主耶既至入朝見帝揚塵禮畢帝曰奈今隴蜀未清干戈  
騷擾故召將軍詣闕共決機籌願將軍明以教我撫鎮邊疆救生民之塗炭士卒之苦勞援曰陛下勿憂隴右  
隗囂先以子侍陛下雖欲相反持疑二心臣請再往說之如其不然以兵伐之有何難哉帝聞大喜遂將突騎  
五千使馬援往說馬援即別上馬而往回至府中令人齎書與隗囂之將楊廣使其曉勸於囂書曰 春卿無  
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聞遣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叛為天下表的常懼  
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遣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元詭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

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耶援問至何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他否竟不能言朝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仇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其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閱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

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動以至善能不動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欲往附之

將難為顏乎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奉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並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

與諸耆老豪傑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地與鬪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即固當諫諍語朋友即應有切直

豈有知其無誠而但萎勝昨舌又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楊廣覽書沉吟半晌乃曰此生何

感人耶竟不回答却說寶融以書責書不納乃與五郡太守共厲兵馬整給軍糧及槍刀弓箭盛甲等件悉以齊備乃遣人詣京上疏奏帝請兵約期擊鬪帝深美之乃遣使賜融以外屬之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

其侯外傳等書詔書謂 朕每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佑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之書痛入

骨髓叛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慈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

堪憐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其心轉相解搆以成其奸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誦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悉於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故茲詔諭想悉宣知 寶融接詔拜謁即與諸郡太守議曰更始時金城太守被封何所殺而據其郡隗囂遣使多以金帛和連與共結盟奈此賊朝夕練將曉夜屯糧御駕若至彼必助囂同擊莫若乘其未備吾等先進圖之

寶融此舉先使後上臨囂兵孤弱不能取勝方可破也眾答曰將軍所見甚明即依計行言未訖忽人報曰金城封何來擊吾郡已在十里山坡布紮營寨將軍何以治之融聞

大驚急令諸將披掛親引大軍五萬出坡迎敵行至十里坡兩軍相遇封何出馬頭頂白銀盔身披青鎧甲坐下黑色馬手執雁翎刀立於陣前大叫小軍擲戰寶融出馬謂何曰吾主劉秀君臣不宜道姓善任賢能將軍文武兼備智勇超人若歸扶漢室保為重用不枉將軍英雄而屈於賊寇之下將軍如不愿從則功名兩失而留汚名於萬世矣將軍以為如何何曰人生天地間要在立節豈不聞古人有云士窮立節義世亂識忠臣吾與隗

囂共盟永約汝主劉秀雖係漢室宗枝乃是妖人崛起吾豈背約而從寇乎融曰古之賢臣皆擇主輔佐昔商紂不仁諸侯多叛文王修德親聘太公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吾主順天行道伐暴弔民王莽百萬之兵片時掃除天下三分已得二矣今將軍隗囂據竊隴右與漢爭鋒汝縱有拿雲之手沖天之志則不過於王

莽將軍早思回頭便有褒封寶融此語亦一則揚清於後一則遣計子孫將軍不聽難出融手融兵十萬戰將千員已布四十里之地陣如鐵束將軍雖有萬夫不當之勇難出此敵將軍思之封何不聽橫刀躍馬望融

趕殺融急催軍對陣眾將飛奔出馬一齊掩殺金鼓齊鳴喊聲震地兩邊混戰士馬相衝何軍大敗丟旗墮鼓

棄甲曳兵何撞出陣走前路伏兵截住欲回後走竇融諸將趕上夾攻一陣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得其牛馬千頭穀粟萬斛何逃入隴右而去於是竇融威武揚震河西有詩爲證 竇融一戰立元勳威震河西四海聞須

信儒臣胸富甲筆鋒輕舉掃千軍今自備臣大不然惟時大兵未進融乃引軍還城伺候車駕却說竇融將梁統

知融會駕西征乃使人夜入帳刺殺張玄與竇絕約所假將軍印綬起軍應漢又酒泉太守竺曾思弟嬰原被

隗囂昔日所害乘漢兵起乃殺屬國侯王徽與弟報仇而去融知遂承制拜曾爲武鋒將軍共合大軍十萬令

衆將飽食上馬卽行至姑臧今涼州縣也囂兵已退融遂回軍恐囂勢大久守不出令人上書促駕急進書曰 隗

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

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間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

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勢排進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仇內示

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納愚衷曲臣竇融頓首百拜謹奉書上 帝覽書甚喜令使

回報壬辰八年夏月御駕親征隴右以大司馬吳漢爲元帥征南大將軍岑彭爲副帥虎牙大將軍蓋延建威

大將軍耿弇爲左右護駕帥捕虜將軍馬武爲先鋒點起大軍百萬戰將千員砲響一聲擁駕而出帝傳旨軍

中不許騷擾良民第一如違者卽斬衆將應諾前行旌旗蔽日塵土遮天騎兵步卒千里不絕忽光祿勳郭憲

急趨駕前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奈西地險阻山谷崎嶇且其兵將久練慣熟吾等軍卒生疏恐有一

失難相救護願陛下納臣愚見帝不聽所言促車前進憲乃當車拔刀以斷軸刺帝亦不從西行至漆諸將多

有進告言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帝猶豫未決令召馬援問之援卽隨召夜至帝見大喜共坐帳下且將所

事實隱授曰臣因說諸將見有土崩之勢兵精有必破之狀臣是積米如山以待君至細將其地形指示眾軍所從何路出入昭然可曉帝聞言乃曰虜在吾目中矣次日進軍令吳漢等分兵兩隊並道而入至隴右城下布列陣勢大叫囂將搦戰囂知急令大將王捷點兵十萬各披盛甲上馬出城迎敵兩軍相對眾將護車出陣帝親打話謂囂曰朕自白水起義蒙天下豪傑歸護均以兄弟相待未有薄於彼而厚於此後舉大軍進擊王莽至武關亦蒙汝與子陽約期接應朕雖副職未嘗有負汝之意今何自據隴右與朕爭耶囂聞帝言低首無答吳漢出馬大罵賊無福受祿故自作孽今見主上親至尙不低首請罪立時拿住碎首分屍言罷激若雷怒躡身飛出兩馬相交戰不三合隗囂敗走吳漢趕上王捷當住亦無三合忙回陣走隗囂見敗急催一十三員大將出陣助殺眾將得令飛馬而出帝見囂兵助陣亦令副帥岑彭先鋒馬武及護駕耿弇蓋延等眾將四圍掩殺金鼓震天征塵蔽日囂軍大亂伏擊墮坑走者踐屍踏足傷者棄甲丟槍隗囂見戰兵不利急令小卒鳴金收軍走入閉城不出帝亦收軍下寨次日漢帝陞帳召諸將議論恐長安有失令征虜將軍祭遵與大司馬吳漢分兵二萬鎮守長安二人領旨拜別上馬前行數日乃至入城衙次日陞堂二人坐敘遵謂漢曰囂必敗滅其將牛邯與吾舊交今見囂勢不利有歸義漢家之意吾欲遣使書諭歸服可行否乎漢曰既有是意宜卽歸之遵遂修書一緘遣人往下書曰 遵與囂王耿盟爲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數十矣於時周浴以西無所統一故爲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契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民已來臣人之勢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人人一掌欲爲不善之計遂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持腕垂涕登車幸

蒙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持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觀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絡申策畫復得故吏吾策縛而相齊鯨布仗劍以歸漢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思嚴兵之鋒可爲怖慄宜斷之以胸參之有識大漢征虜將軍祭遵謹書 卬得書沉吟十餘日乃謝士衆歸命降漢

一紙而降十萬餘衆其功不小帝大喜遂

拜卬爲大中大夫卬頓首謝恩而出於是隗囂大將一十三人與十六縣官吏共會十餘萬衆伏駕請降却說

隗囂屢與漢戰不利閉門斂坐日夜憂悶忽人報曰牛邯等一十三將與諸縣官吏會議降漢去矣大王若何

囂聞大驚說得心寒膽落魄散魂飛自思無計可奈急令安車先將妻子送出西城楊廣處去令田奔李育保

守上邽王元往蜀借兵各遵去詔却說漢帝下詔諭囂曰若能束手自詣拜降則父子相見保無他也昔高皇

帝云橫來大者爲王小者爲侯若遂欲爲黔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近臣奏知帝主帝大怒令將其子隗恂

推出斬首衆將得令簇出轅門斬訖帝曰此賊不可久停宜速進兵卽令征南將軍岑彭分兵五萬圍擊西城

再令耿弇引軍五萬圍擊上邽再勅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進兵南擊蜀虜人若不知足既平隴復

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衆將遵命帝駕東歸而去卻說岑彭兵至西城圍守一月楊廣死於其內而隗囂窮

困思想救兵未至甚切憂悶其大將王捷別在成丘自思無計退兵乃登城謂漢軍曰爲隗王謹守城池者皆

必自死而無二心願諸軍急罷不勞困守君等請以自殺以明節義言罷拔劍自刎而死岑彭歎曰此烈士也

再傳令軍中固定城池講必困敗衆軍皆諾言未訖忽聞囂將王元於蜀處求借救兵五千餘人令卒鼓譟大

呼曰百萬衆兵來至漢軍大驚岑彭勒馬於高處觀望見王元當頭與數名戰將飛馬而來彭卽解兵截住關